

樊海燕小说两种

裂前科

樊海燕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开日常生活这扇门，充满的是平庸、烦忧、单调、重复等状态……而这些庸俗、无聊的琐事纠缠在一起，扰乱了惯常的秩序，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疑前科》各章节紧扣一个“疑”字，深夜里一则可疑的短信，妻子流过产丈夫被蒙在鼓中，丢失了的文件夹，压在牛奶下面意义不明的小纸条……

发生在纪检书记马庆新夫妇，“周末文艺”制片杜美与丈夫，主持人王晓玲之间的事件令小说扑朔迷离，疑念丛生，让人不能放下。

夫与妻，妻与夫，上级与下级，下级对上级，闹腾了半天，底片洗出来，只有四个字——“庸人自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樊海燕小说两种·疑前科 / 樊海燕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03-07067-2

I.①疑… II.①樊…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577 号

樊海燕小说两种·疑前科

著 者:樊海燕
责任编辑:员荣亮
装帧设计:吴 静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25
字 数:40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067-2
定 价:38.00 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推开日常生活这扇门,充满的是平庸、烦忧、单调、重复等状态……而这些庸俗、无聊的琐事纠缠在一起,扰乱了惯常的秩序,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疑前科》各章节围绕一个“疑”字,通过塑造北城纪检书记马庆新夫妇,北城电视台台长许立扬、“周末文艺”制片杜美、主持人王晓玲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场景,拷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夫与妻,妻与夫,上级与下级,下级对上级,闹腾了半天,底片洗出来,只有四个字——“庸人自扰”。

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脑袋里乱糟糟思绪纷飞,就是找不到突破口,和那些惊心动魄,暗香浮动,经过多少曲折复杂——终于浮出水面的故事不同。《疑前科》所要表述的是,生活中更多的发生,曾经有过经历过,表象上看却了无痕迹,可这些事总会在当事人的神态或者心里留下些什么吧?

疑前科





目 录

一、丝巾哪去了	001
二、人心隔肚皮	007
三、一地鸡毛	013
四、闲话	022
五、疑窦丛生	030
六、不祥的预兆	036
七、是谁做的手脚	044
八、他凭什么帮你	050
九、绝望的眼神	056
十、这是怎么一回事	060
十一、分寸之间	064
十二、文件夹里到底有什么	068
十三、神秘的字条	074
十四、心神惶恐	078
十五、这个问题太玄妙	082
十六、双面人	086
十七、郎“财”女貌	091
十八、装作陌生人	094
十九、存在手机里的男人名字	101
二十、左手和右手	104
二十一、父亲的担忧	107
二十二、专题制造	111
二十三、谁为“名士”	115

二十四、不寻常的深夜短信	119
二十五、另有图谋	124
二十六、笨鸟	128
二十七、模拟人生	135
二十八、健身馆	138
二十九、无风也起浪	142
三十、纯属意外	148
三十一、政治夫妻	152
三十二、谁是旁观者	156
三十三、“希尔顿”的烟味	161
三十四、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164
三十五、吃素的猫	171
三十六、主持人失踪	175
三十七、毁容事件	179
三十八、解说,解说	183
三十九、治他个诬陷	187
四十、元凶	192
四十一、录像带的真形	196
四十二、始料不及	201
四十三、直面人生,永不言弃	204
四十四、上帝在磨刀吗	206
四十五、后来……	210

一、丝巾哪去了？



陶丽蓉一直怀疑丈夫马庆新外面有女人。

怎么会没有？马庆新义气、明礼，眉目清朗，高矮适中，气度好，举止有派头。有点权，相应的也有点钱。这些还只是表象，骨子里，马庆新善谋略，具心计，想达到什么目的，不用明确指示，总有察言观色的下属仰他鼻息。细想想：当今社会有点权又有点钱的男人，哪个明里特别是暗里外面没有女人？好听点的说法叫“红颜知己”。“知己”前面加个“红颜”便显得别有用心了。比较宿命的陶丽蓉以往是不会在这方面用心的，自从给马庆新占过卦之后，才由不得多了份“用心”。马庆新是1957年（阴历）七月初六的生日，时辰不详。卦者道：“时辰就是管细节的，前一个时辰出生的精明、心细；如果生在后一个时辰容易犯桃花运。”那马庆新到底是哪个时辰出生的？他的父母在陶丽蓉过门之前，就都相继去世了，马庆新的时辰，成为一个永远的疑团留在了陶丽蓉心底。

看马庆新咧着嘴，露出有些烟黄的牙齿，眯眼笑，一副不急不慌的样子，也许他知道自己是在鸡叫前或是月黑风高夜或是烈日炎炎时生的，他母亲生前应该和他念叨过阵痛来临时的天象吧？但马庆新反对陶丽蓉预测人生，从来不肯言明真相。马庆新平着脸，嘴角微微下瘪，一副不苟言笑，道：“你想看你看，别给我问。我就愿意稀里糊涂地过。”

“知道了。”陶丽蓉双手支着后脑勺，头一个劲儿向后仰，她有



轻微的颈椎痛,这个姿势让她觉得舒服一些,只要手头没干的,她就把双手支在脑后。抬起下巴,半闭着眼,轻微地晃动着身子,像在练什么玄功。陶丽蓉理解人各有志,她喜欢清醒的人生,即便是烦恼,只要弄清了是命中定数,躲不过,那烦恼的程度似乎就减轻了。就在前些时候,陶丽蓉的一条水蓝色丝巾不见了,那是弟弟陶二的一位朋友从瑞典带回来的,俗称“软黄金”,握在手里轻盈一团,抖开来却有一面旗帜那么大,绕在脖子里系个活结或是由它飘着,不同的系法可以系出不同的风情。记得丝巾是和首饰盒一起搁在顶柜里的,却怎么也找不见了,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晚,陶丽蓉踩着家用铝合金直形梯子,翻遍了顶柜,没见丝巾,躁得发际间冒出层层汗珠……

“找什么?”马庆新见她庞大的身躯立在梯子上,有些担心。

“丝巾。去看马波时还戴着的。你见了没?”

“什么丝巾?”马庆新不轻不重地吐出一句。

连什么丝巾都不知,当然没见了。可屋里只有他们夫妻俩,难道飞了不成?

陶丽蓉当时并没有怀疑是马庆新送了谁,他犯不着在太岁头上公然动土,陶丽蓉平常遇事隐忍,火了,作河东狮吼,也怪烦人的。况且,马庆新要送别的女人礼物,东西多的是,首饰、香水、衣服,甚至直接送钱,物质是情感的润滑剂。马庆新当然也懂润滑的功用,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正好是洋人的情人节,可能是儿子马波的提议,马庆新竟送了一盒“金帝”巧克力给她,精美的包装上结了个玫瑰色的红丝带,这让陶丽蓉心里一热,感动了半天。可是隔了些时候,却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节目主持人王晓玲系了条同样的丝巾,她在采访“环城绿化”的工程负责人,镜头中的王晓玲虽然只是个侧影,可她微微扬着头,卷发中的一缕,先在头顶上扭个旋,然后和一头黑亮的长发自然垂在肩上,衬得脸部线条玲珑有致,而那条水蓝色的长丝巾长短不一地飘在身后,整个人像只蝴蝶



蝶,轻盈欲飞。她这丝巾是哪来的?心里疑惑又不能直接去问,便有些堵,身子一不畅快,燥热变成汗水从毛孔往外渗,全身的肌肤如火一般发烫……潮热盗汗,这大约是一年前突如其来的症状。据医生说,这是更年期综合征的一种,很普遍。但陶丽蓉总是克制着不在马庆新面前发作,怕他发现她的老态。可每次症状加剧,都或多或少和马庆新有关,第一次晕眩盗汗就是因为偶然见到了马庆新手机上那条可疑的短信。那以后,马庆新就开始常常不接她的电话,有时候是上班时间,陶丽蓉突然想起什么事要问马庆新,打他手机,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响两声摁了,打他办公室,永远没人。陶丽蓉想不出,马庆新究竟有多少忙不完的事,就算国务院总理吧,接个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

回头见了,陶丽蓉问:“为什么不接电话?”

“陪上级视察工作,不方便接。”

下次,陶丽蓉又打过去,还是不接。

再问:“怎么又不接电话?”

“开会了。”马庆新的回答总是比陶丽蓉的问话慢半拍,而且,眼睛不是盯着手机屏幕就是盯着电视屏幕。

这让陶丽蓉恼火,又不能像个没修养的女人那样明着吵闹,她多是竭力按下心头的火,火变成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等热汗变冷了,她用毛巾揩去额头的潮湿,有些没好气道:“会完怎么也不回?”

“忙忘了。有什么要紧事嘛。”多数情况下,马庆新都是半眯着眼,看着电视屏幕慢条斯理,或许会转一下头,或许不会。他的怠慢把陶丽蓉气得眉毛、眼睛都泛青了。又找不到发泄处,她自诩是有文化、有涵养的,总不能为这点鸡毛蒜皮大动干戈吧?传出去,肯定遭人笑话。还有一次,陶丽蓉去了电话,马庆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说他正在桑拿捏脚呢,就断了电话。回家,她问他:“怎么用半吊子话?”

马庆新说:“我们进去了三个人,在‘天星’足疗,他俩介绍我是

外地来的大老板，刚坐下捏脚，你就打来电话，我不能说我是北城土老帽儿吧。”

猪鼻子里插根葱，以为真是大象了？陶丽蓉心想：快三十年了，马庆新从一个普通职员升为处级干部，考下高级职称，自觉是个人物了，但他明面上从来不做出人物的样子，成就感让他更加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如果有谁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眼圈微微泛黑……多少年来，只要次日有重要议程，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眠不好，常在凌晨天还黑着就醒了。作为妻子，陶丽蓉很关心他的身体，表现之一便是，晚上常电话催他早点回家。

可马庆新总是有各种晚归的理由。

开会、陪客、朋友聚，种种迹象……陶丽蓉先是心里疑惑，继而便认定马庆新有情况。当然，不可能每次去电话他都情况着……更有可能，这是马庆新的策略和手段，平时就不随便接电话，遇到情况不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起生活了近三十个年头，儿子马波都二十出头了，个子高出他爸爸一头，上唇长了淡淡的胡须。通电话时，马庆新常用做人要谦恭之类来说教他。马波反驳：“该谦恭才谦恭，不能见个人就哈腰吧？”

“对。还是我儿子有见识。”陶丽蓉总是站在儿子一边，只是她越来越不了解马庆新，或者说，陶丽蓉越来越不了解当今的男人，怎么有点小权和小钱，就变了？刚成家，特别是生了儿子那阵，马庆新是个小职员，上传下达，起草文件，清理卫生，陪在领导跟前鞍前马后，忙得像个陀螺，可他一下班就急急匆匆、上战场似的回家做家务。那时候，陶丽蓉的父母还健在，陶丽蓉生了马波说好满四十天带儿子回娘家，结果正好有顺车，提前一天回了，马庆新下班没见到他们母子，心里猫抓似的难受，三十多公里的路，骑个掉了链条壳，蹬起来“嚓嚓”作响的破自行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追到了岳母家，看着他汗水淋淋的样子，陶丽蓉给他递了块干毛巾，他胡乱擦了把汗，就给儿子晾尿布去了……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陶丽蓉

生平最幸福的时光,生活虽然艰辛,但马庆新心里装着她和儿子。不像现在,面对一堆事,哪件事都比她重要,整天忙得不见人影儿。

~~~~ ~~~~

满地、满地金红色的黍子,弯腰捡起一把来沉甸甸的……不远处,有位纤细的女人身影儿,面容模糊,在喊:“磨了面蒸糕好吃,还能包饺子。”

“谁有塑料袋,我带回去试试。”

“嚓”那边有扔过什么来的声音,抬眼寻去,揉成一团的塑料袋变成一只乒乓球大的土红蜘蛛直冲陶丽蓉飞速爬来,她东藏西躲,眼看着蜘蛛就要爬到身上了,惊得一跳,大叫:妈呀!陶丽蓉冷汗涔涔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心有余悸,四下张望,发现马庆新已经走了,家里只有她一人。床对面的液晶电视机旁挂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床头柜上一盆绣球花,紫色的。是弟弟陶二送的。素花床罩、后跟踩扁的棉拖鞋……周围全是熟悉的物品,陶丽蓉确定了是梦,一个怪梦。而发现自己突然变老,就是某个多梦的早晨,起床晚了,打开柏树色绣本色花、摸上去厚实的落地窗帘,明亮的阳光立刻溢满室内,陶丽蓉照着镜子,触目惊心地发现镜子中的那个女人,肌肉松弛,脖子里有了一圈又一圈很深的皱纹,眼角的皱纹虽然不算深,却有了难看的眼袋……时间真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不知不觉流去,不容协商就带走了一个人的青春、年轻和朝气。

陶丽蓉今年五十四岁了,阅历丰富,逻辑思维能力强,历经生活的艰难伤悲,上学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没系统地学文化知识,后来学了个会计专业。

“当会计是个好工作。”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一辈子争来吵去,以打击对方为乐趣的老父老母在陶丽蓉的择业观上,口径一致:“学好了,将来不怕找不到工作。”

工作有了,经人介绍,陶丽蓉和马庆新成了一家人,当时陶丽蓉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龄女青年,马庆新却是二十四岁的适龄男

疑前科



青年。在近三十年的婚姻岁月中,陶丽蓉总结出来:女人要活得幸福,确实得当好会计,不仅要会计算,还要把家里的财权牢牢控制在手中。马庆新的工资卡一直由陶丽蓉掌管着,但工资以外的一些“灰色”收入陶丽蓉就不清底了,所以,她不得不多留个心眼儿,才能维护幸福生活的长久。



## 二、人心隔肚皮



“杜姐，杜姐。”王晓玲的脸上像是开着一朵婀娜多姿的铃兰花，她急走几步，拦住了推着自行车正要回家的杜美，把两盒包装精美的糕点放在她车筐里，说：“豆馅的，别人给的，我怕胖，不敢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杜美甩了甩马尾辫，两人随即做了个再见的姿势。杜美便开腿跨上了车座，心想：这王晓玲也是个随和的人，我不过常帮她把别人写的长句子断开，改顺点，王晓玲便记我的好了。

……城市的傍晚，车堆人也堆，夕阳的余晖渐渐隐去，黑暗来临前，街灯突然亮了……一路上，车灯、街灯影影绰绰的，树影、人影不时变幻着模样。这是一个无风的黄昏，暮春的气息让整个城市有了种微微发酵的味道……杜美骑辆八成新的银灰色“捷安特”，随着人流骑行了一段，又停车等了个红灯，窜过马路，才上车蹬了没几下，家就到了。放好车，先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楼道门，她住二楼，上楼时，看到俩衣着新潮，约十四五岁，个头差不多高、一胖一瘦的男孩勾肩搭背往楼下走，不知谁家的，她和他们相互侧身一让，等他们下了楼，杜美才开了房门，丢下沉甸甸的手包和两盒糕点，正换着拖鞋。倒春寒，暖气早没了，屋里比冬天还冷……所以，杜美换上的是一双浅橙色的棉拖，听到电话铃响个不停，以为是丈夫昊天打来的，赶着去接了，却是楼上的陶丽蓉打来



的：“我从窗户里看见你放自行车了，你上来一下。”口气直接、不容置辩。

“噢。”杜美并不喜欢去别人家串门。几个月前的某天晚上，陶丽蓉在杜美家闲聊，谈天说地很快谈到了男人女人的话题，陶丽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问：“听说你和立扬关系不错。”那半信半疑的语气、那飘忽探究的眼神伴随之下的“不错”，是暧昧甚或是别有居心的。

杜美当时听得心里一颤，脸腾地热了，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许立扬是北城电视台台长，还是杜美高中时的化学老师，陶丽蓉竟那样阴暗地想他们，虽然她用的是“听说”，但一般的情况下，听到了又说，就有个人的主观意味了。这让杜美心里极为别扭，她和陶丽蓉之间本来抱团取暖的情谊一下子疏离了……但碍于情面，碍于陶丽蓉把杜美当闺蜜，常和她说一些私房话，常把化妆水、发夹、工艺手包之类别人送她的东西转送杜美，表示的那份情谊，杜美还是和陶丽蓉往来着。《笑傲江湖》中，任我行对令狐冲说：“人在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江湖就是世俗，世俗教给杜美：要与邻为善。她对镜稍理妆容，也就是把脑后因为一天奔波忙碌而松散了的马尾辫正了正，去了。

陶丽蓉和杜美住同一个小区同一幢楼的上下层。陶丽蓉在上层，杜美住下层。有次，陶丽蓉家卫生间的水管破了，水“患”祸及杜美的家……俩年龄不同、体形不同、脾性也不同的女人上上下下跑了几次，认清了对方正是彼此能容得下的那类——互补型。以后，陶丽蓉回家早了，常要顺便进杜美的屋里坐坐，两人还算投缘，对人生、对社会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多数情况下，是陶丽蓉在说，杜美陪听。陶丽蓉原先在外贸下属的糖酒超市当会计，物资紧俏的年代，这可是个肥差，陶丽蓉脑瓜灵活，靠着给好多单位批茶叶、冰糖之类的消暑用品发了一笔财。后来，超市不景气了，她又通过丈夫的关系调入了后勤中心工作，很快就升了副主任。她穿珠戴玉梳时



髦发式,有时候看上去很有风韵,有时候堆砌得太多反而俗了。

杜美穿着拖鞋上了三楼,只见东边的深棕色防盗门虚掩着一条缝,推门进去时,陶丽蓉正披着一件玫红色的晚礼服,招呼道:“看看我这件衣服怎样?领口是不是太低了?”她低目瞧了瞧自己丰硕的乳沟,有些自得。

“还行吧。”杜美是北城电视台“周末文艺”制片、编辑,曾经编过两期什么场合如何搭配服装的节目,几位关系不错的女友或自觉关系不错的碰上她,就让她当服装顾问。其实,杜美对服饰并没有太深的研究,得体、到位便好。她抑制着头脑中纷乱的思绪,静心观察眼前的女人:陶丽蓉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却长着一张耐老的娃娃脸,下巴圆得重了起来,眼睛、嘴巴都圆圆的,眉目是端庄型的,皮肤白皙,算不上太胖,只是身上的肉积聚在腹部和腰间,给人臃肿的感觉。加之她的眉眉眼眼都比一般的女人大了一点点,肢体也相应大了半个号,这件收腰的晚礼服穿她身上显得有些过于丰满了,前面还好,凸凹有致,可扭动间,背上的肉就透出衣服,闪出不光滑的折皱来:“里面没穿塑身衣?”杜美问。

“刚买了婷美的,还没上身。”陶丽蓉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和杜美说话的同时,就穿穿脱脱几个动作,在礼服里边加了塑身内衣。效果好多了,如果礼服的颜色再深点就会更收敛一些。陶丽蓉可能刚染了发,死黑死黑的,有些假模假式。人上了年纪,保持自然最好,如果要染,也要染成接近深褐色的。杜美考虑要不要直言看法。

陶丽蓉却又开了口:“一会儿有个企业老板聚会,在“天星”宾馆,他们打过几次电话了。我得给他们来个闪亮登场。”

“行。晚上有灯光,礼服颜色会显得深些,就更好看了。”杜美婉言发表了看法。头发的事不提了,已经染了,而这穿衣服最讲究个感觉,如果自我感觉好,穿起来有自信,魅力便又增加几分。

陶丽蓉一边调着脖子上水波纹花式金项链的位置,一边漫不

经心道：“你知道吗？听政府办的人说，下午王晓玲去人事局大闹，从两点吵到四点多，不走，通信员才把她拉走。”陶丽蓉的嘴边分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和不屑。

杜美留意到了，幅度很轻地摇了摇头，表示不知情，心里恍然：这才是陶丽蓉召她来的主要目的。陶丽蓉最爱看《百家讲坛》节目，对刘心武讲的《揭秘红楼梦》极为推重。她不止一次和杜美说过：“小时候，读过的第一本书就是《红楼梦》：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好’‘了’，‘好了’，好就是了。所以，我早就看开世事了。”每闲谈间，陶丽蓉总是要大彻大悟发一番感慨。她阅历广，而且算是有点身份的，但她就是爱八卦，这和性格有关。杜美知道她会接着说下去。果然，陶丽蓉接着说：“人事局于局长可是个正统人。王晓玲那套不管用。对了，我前天在电视上看到她系了一条水蓝色丝巾，不错。等你问问是哪儿买的？”

陶丽蓉不说王晓玲的“那套”是什么套，可杜美从她说话的神态猜度着：多半是半老徐娘陶丽蓉对风情女孩王晓玲在人生、事业、情感的关键处铺展青春风采的嫉妒、厌恶。至于丝巾？这个问题杜美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哪里买的？难道她想和王晓玲买同样色泽的？或许就是无意间说说而已。

王晓玲和杜美是电视台同一个栏目组的，就算自以为是的陶丽蓉看出王晓玲和杜美骨子里不是一类人，这些情绪倾向明显的话也不该对杜美说。可陶丽蓉就是这般不管不顾、肆无忌惮。因为她直人直语的性格，还因为她的双重身份，她是纪检书记马庆新的夫人，本人又担任着后勤中心副主任，自我感觉在一般普通百姓之上吧？

陶丽蓉戴好项链、手链等佩饰，往身上洒了几滴“香奈尔”香水，一股混合着茉莉、水仙的清雅香气在室内弥散……杜美深吸了一口气，她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香水，只是价格高昂，有些望洋兴叹。

见陶丽蓉对着穿衣镜左顾右盼、高高在上、满脸陶然的样子，杜美笑意微微僵在嘴边不知说些什么好，不知该走还是站。门铃响……陶丽蓉停止了作态，佯装不满道：“又不是没带钥匙。好像我永远在家等他。”

这个他指的是丈夫马庆新。

“那我先回去了。”杜美趁机告辞，她知道，陶丽蓉不喜欢别的女性和马庆新多搭话。

“急什么，回去还不一个人？”

“中午没吃好，饿了。”杜美寻思回家做点疙瘩汤，加两块糕点算晚饭，下楼和马庆新碰了个面对面。

“是小杜。怎么就走了？”

“回家做饭。”杜美莫名的脸一热。

~~~~~

“你总算回来了，不知我急着？”在听到门铃响的刹那，陶丽蓉便决定不去参加企业家聚会了，她有更重要的事和马庆新说。

“怎么了？”马庆新慢悠悠地换着拖鞋。

“你又不是不知，这几天，省纪委来人查城建局人事调动，工程款回扣，还有被拆迁户上访等问题，听说《经济导报》、省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陶丽蓉想观察马庆新的神色，可他不往她这边瞧，陶丽蓉只好对牛弹琴般继续道：“听说，城建局上上下下乱成了一锅粥。是翻五年前的旧账。”

马庆新进门还没喘过气来，陶丽蓉就一个劲儿追着他，问：“你账务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马庆新白了陶丽蓉一眼，“我会傻到自毁前程？”他慢悠悠地脱去沙滩色休闲外套，慢悠悠地坐在沙发上，拿起电视遥控器“啪啪”调换节目。

“你吃晚饭了没？说不定是有人告了你，不然人家怎么会查以前的账？”见马庆新盯着电视屏幕点着头，陶丽蓉知晓他是吃过饭

疑前科

